

修辞文芸

江苏教育出版社

修辞文藝

◎ 修辭藝術研究

修 辞 文 荟

王希杰 季世昌 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修 辞 文 荟

王希杰 季世昌 编

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305,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册

ISBN 7—5343—039—X

I·28

定价：4.45元

责任编辑 沈晓蕾

前　　言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年青的学科，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它同文学、美学、写作、语言、思维、心理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广泛应用于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因而它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

我国的修辞学起源很早，《易经》上就有“修辞立其诚”之说。到了本世纪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修辞学才开始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三十年代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修辞学发凡》，出现了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目前，我国又进入了现代修辞学的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从修辞学研究的广度来讲，早已冲出了传统修辞学局限于词句锤炼、句式选择的范围，开拓了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的新领域；从修辞学研究的深度来讲，无论是研究各种同义手段和各种修辞格的微观修辞学，还是从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研究与表达效果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宏观修辞学，或是探讨修辞同文学、美学、思维、心理等各种学科交叉的问题的边缘修辞学，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从修辞学研究的高度来讲，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正在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运用信息、控制、系统、比较等方法，使之更加精密化和科学化。

在这本书中，奉献给读者的，是我省修辞研究者近年来辛勤耕耘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文章都是从在全国各报刊上正式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特别收录了不同学术观点展开相互讨论和争鸣的论文，以期促进读者的思考和修

辞学界 进一步探讨。

愿我们修辞研究者共同努力，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开创我省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希望到那时将有《修辞文荟》的续集、三集……和读者们见面！

王希杰 季世昌

1987年10月于南京

108725

HVS
108725

封面设计 毛瑞庭
责任编辑 沈晓蕾

67-8

毛

3

ISBN 7-5343-0539-X

I · 28 定价：4.45 元

目 录

前言	(1)
修辞的定义及其它	王希杰 (1)
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	林兴仁 (13)
试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及修辞手法的分类	黄浩森 (24)
同义形式选择与信息传递的关系	林兴仁 (34)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修辞的要求吗? ——兼谈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李晋荃 (46)
修辞的群众性、独创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季世昌 (55)
论修辞格的心理基础	吴继光 (69)
模糊理论和修辞	王希杰 (83)
言语表达中的不确定性	李晋荃 (94)
语言运用的辩证法	徐炳昌 (106)
辞的形貌与修辞	季世昌 有耕 (118)
试探《红楼梦》的语音修辞手段	林兴仁 (139)
谈谈一些与语音有关的修辞现象	黄岳洲 (158)
“谐音析字”辨析	蒋文野 (165)
音节、音步与文言修辞	蔡镜浩 (173)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一些活用形式及其修辞色彩	蒋荫楠 张桁 (187)
现代汉语中文言虚词的修辞作用初探	刘剑仪 (197)
丰富多变的敬称	徐振礼 (207)
同义合用、反义对用	沈孟璎 (212)
惯用语的修辞特色	沈孟璎 (223)

现代汉语的一些同义语法形式	黄岳洲 (229)
长句和短句	陆文蔚 (244)
三论复句的修辞现象	黄岳洲 (249)
论篇章的修辞	徐炳昌 (258)
从《语言问题》看口语和书面语体的区别	费枝美 (268)
略谈比喻	徐炳昌 (277)
漫话比喻的独创性	沈孟璕 (287)
比喻手法——比喻联想——比喻义	张履祥 (297)
双关种种	缪詠禾 (306)
谈谈“单字格”的修辞方式	费枝美 (313)
论楹联修辞艺术的特色	季世昌 (321)
论比较修辞学	王希杰 (327)
协调语言音节的种种手段	
——叶圣陶修辞艺术学习札记	朱泳燚 (337)
鲁迅语言修改中的褒贬艺术	朱泳燚 (350)
鲁迅的炼词艺术	朱泳燚 (357)
朱自清散文语言的修辞美	蒋荫楠 (365)
马建忠对修辞学的贡献	
——读《马氏文通·句读卷》	蒋文野 (384)

修辞的定义及其它

王 希 杰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六十年间汉语修辞的研究，我们便可以看出：种种倾向都和定义有关，即和人们对这一学科的总的认识有关。所以讨论一下六十年来对“修辞”和“修辞学”的种种定义，对今后的修辞研究是有益的。

—

在谈“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之前，我们首先谈一下汉语中的“修辞”这个词。

在汉语中，“修辞”两个字连用，早在先秦就开始了。《易经》上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话。这里的“修辞”是动宾结构的词组，就是修饰文辞的意思。这个词源上的意义，对“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是很有影响的。作为语言学术语的“修辞”，当然是一个名词。在现代汉语中，“修辞”一词，也同“语法”等词一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一是指人们对它的认识或描述，即关于它的知识。前者是客观存在物，后者总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我们把前者称之为“修辞”，而把后者称之为“修辞学”。下定义时，首先应当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同“语法”等术语不同的是，汉语中的“修辞”一词还可以作为动词用。如明代人顾炎武说：“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鲁迅说：“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不能达意。”（《致李桦》）这种用法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它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有影响。

陈望道先生是六十年来汉语修辞研究中最有成就的第一人。
他的《修辞学发凡》是六十年中汉语修辞学专著中第一位的著作。
他给修辞所下的定义，也是六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定义：

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修辞学发凡》)

许多其它定义，往往是以这个定义为基础的，不过说法小异罢了。如：

修辞 依据题旨情境，来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种活动。(《辞海》[修订稿。语言文字分册]24页)

修辞 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精确、鲜明而生动有力。(《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1195页)

修辞，简单地说，就是调整和修饰语言。(华中师院中文系：《现代汉语修辞知识》1页)

在说话或写文章的过程中，经常要考虑如何把词语选用得恰当些，把句子组织得好一些，使自己的语言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客观事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这些定义都是有一定的语源学上的依据的，那就是《易经》上的那种用法；也有一定语感作支柱的，那就是“修辞”一词的动词用法。

然而这些定义都还不够科学，不科学之处就在于把“修辞”和“修辞活动”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语法和逻辑都是指的某种规律——语法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律，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和“语法、逻辑”相提并论的“修辞”，“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中的“修辞”，也应该是指的某种规律，而不是某种活动。运用这一规律而进行的某种活动，不是“修辞”，而是“修辞活动”、“修辞行为”。用“修辞活动”的定义来代替“修辞”的定义，当然是不好的。

上述定义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修辞”和“对语言的加工”

之间划上了等号，这就模糊了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对语言的加工当然和“修辞”有关，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念奴娇·昆仑》在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作：“一截贻欧”，在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改为：“一截遗欧”，这是属于修辞的范围的事。而另一处改动就不同了：

原作——一截留中国 改作——一截还东国

这是属于思想锤炼方面的事情，是由于思想认识的改变而带来的语言的变动，而不是单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再如东方歌舞团一同志写了如下一首诗：

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习亚非拉。

党的话儿记心间，誓把青春献给她。

敬爱的周总理把其中的“青春”一词改为“一生”。一词之差，所表现的思想境界是大不一样的。但这主要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事情，不单纯是个语言技巧问题。如果把思想的锤炼，世界观的改造等也列入修辞的范围，那是大不妥当的。

另一类修辞的定义，大都着眼于“美化语言”。建国以后比较有创新的一部修辞学专著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定义就是一个代表：

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页）

类似的定义，如：

修辞是讲词句艺术加工的法则。（朱星：《语言学概论》156页）

修辞学者，为研究语言文字之组织，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曰美辞学。（郑业建：《修辞学》1页）

“美化语言”当然是属于修辞学的事情，但是修辞和修辞学决不能局限在“美化语言”这个狭小的范围之中。公文事务语体，科学技术语体都不追求什么“美化语言”，但是谁能说其中没有一个修辞问题呢？毛主席很重视修辞问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主要都不是对文学家讲的，也并不是首先指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讲的，主要是指的党和国家的各种文件而言的。毛主席这些指示中的“修辞”主要也并不指“美化语言”。

对比下列两例吧：

(1)止痢片〔用法用量〕每天四片。儿童：一至三岁第一次服一片，以后每次服半片。四至九岁第一次服一片半，以后每次服大半片。十岁以上第一次服两片，以后每次服一片。
〔《农村医生手册》934页〕

(2)胃舒平〔用法用量〕每天三次，成人每次两片，五至十岁每次半片，十至十八岁每次一片。〔《农村医生手册》936页〕

例1)在年龄上有明确的界限。例2)则不然，有点儿含混。十岁的孩子，到底是每次服一片呢，还是半片？没说清楚。这样的语言表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而这又是和人的宝贵生命大有关系的呀！这里并没有一个美化语言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一个语法问题。这里有一个语言的表达效果的问题，是应当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的。

总之，六十年来关于修辞和修辞学的种种定义，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是大有酌定之必要的。

二

回顾一下六十年来的修辞研究，我们清楚地看到：修辞和修辞学定义方面的缺欠同修辞研究中的某些不良倾向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把修辞和修辞学定义为“美化语言”，就必然大大缩小了

修辞和修辞学的范围。如：把修辞研究局限于各种文艺作品，把公文事务语体、科学技术语体排斥在外；把修辞研究局限于各种修辞格的研究，忽视了其它大量常见的有实用价值的修辞现象的研究；重视了名人名篇中的修辞现象，忽视了普通人的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修辞现象的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语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技术语体势必日益广泛地和每一个人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技术语体，当然还有公文事务语体，已经不能再排除在修辞研究的大门之外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技术语体经济、严密程度是惊人的，已创造了不少简洁、明确的特殊的表达方式，这尤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且这些好的有效的表达方式也已逐渐渗透到其它语体中去了。今天的修辞研究，应当打开大门，应当把对科学技术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的修辞现象的研究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去。

从唐钺的《修辞格》(1923年)到华中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197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还有解放初期的谭正璧的《修辞新例》，等等，不少修辞学著作中，主要是一些修辞格的介绍分析，这不免有点片面。修辞格只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式之一，只能是汉语修辞学的一部分内容。修辞学的范围应当是广阔的。如：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修辞功能，语体风格，表现风格，个人风格等等，都不应当排斥在修辞学之外。在已经出版的修辞学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今天的汉语修辞的研究，就应当进一步打破以修辞格为中心的做法，把修辞学从修辞格这一狭窄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一个广阔的平面上研究各种修辞现象。

其次，把修辞和修辞学定义为对语言的加工，这就必然扩大了修辞研究的范围，最后导致了取消了修辞和修辞学的独立性。

从金兆梓的《实用国文修辞学》(1932年，中华书局)、宋文翰的

《国文修辞法》(1932年，中华书局)，到解放后某些高等学校的修辞教材，一反以修辞格为中心的做法，但又过了头，“以作文的全般过程为修辞底范围”，把修辞学和文章作法等同起来。比如金兆梓，他的定义是：“故修辞学者，教人以极有效极经济之言说文辞，求达其所欲之思想感情想象之学科也。”(3页)他的修辞学，除“导言”之外，便由“题目”、“材料”、“谋篇”、“裁章”、“炼句”、“遣词”、“藻饰”七章构成。这种把修辞学同文章作法混为一谈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由于加工语言和许多问题有关系，同语法、逻辑的关系尤为密切，因此把修辞和修辞学定义为对语言的加工的人，必然主张同语法、逻辑等联系在一块来研究修辞，进而便取消了修辞的独立性。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连载于《人民日报》)是建国初期影响极大的一部著作。这本书开创了语法和修辞熔为一炉，以联系语言运用的实际为主的一条新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法修辞》(1973年，商务印书馆)等坚持了这个路子。近年来有一种语法同修辞打通，熔为一炉的趋势。对此，我们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尽管修辞同语法密切相关，但不是一回事。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特殊规律。应当分别进行研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混淆了不同质的东西，是不利于科学的研究的进展的。联系实际是必要的，但是这决不能代替理论上的探索，也不能代替系统知识的介绍。从长远看问题，如无理论上的阐述，如无系统的知识的介绍，只是满足于一些实际中碰到的个别的具体的问题的解答，这并不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对修辞现象作理论上的阐述，在过去的研究中，一定的程度上是被忽视了的。今天的修辞研究，应当强调的正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加强其理论上的探索。

二

前人给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中，也有比较可取的。如：

修辞就是如何调整和修饰语言，把话和文章说得更正确、明白、生动、有力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99页）

修辞（应当是修辞学——引者）就是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运用语言、使语言有说服力的一种艺术或规范的科学。（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下册80页）

吸取前人定义中的合理的部分，我们认为可以有这样的定义：修辞，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具体一点说，就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原则、方法、规律和规则的总和。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修辞学，是语言科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科。

为了推动汉语修辞的研究，我们首先应当反对在修辞研究中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有人主张修辞有阶级性，如田茹同志，他说：“文风有没有阶级性呢？修辞有没有阶级性呢？当然有。因为文风和修辞不仅仅是个语言体系的问题，而首先是思想、立场在运用语言上的反映。”（见《言语和语言问题讨论集》108页）文风问题这里不谈。至于修辞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这是可以讨论的。修辞也和语法、逻辑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它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各个阶级都能够运用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而任何一个阶级也改变不了这种语言的修辞规律。马克思说过：“文法规则就是不会因讲解它的是个信教的托利党人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有所改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656页）对于修辞规则，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它不会因为讲解它的人思想倾向不同而有所改变。

有人说：“修辞方式的运用是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的。……至于选择得是否精当有力，运用得是否正确贴切等，归根结蒂，还是取

决于作者的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修辞常识》8页）如果“归根结蒂”是“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决定了修辞方式的运用，那么，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老前辈，在运用修辞方式方面，就应当胜过曹禺、巴金、老舍、赵树理等文人；那些修辞能手们在“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方面也就应当胜过其它的人，而如果在“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方面不能胜过其它人，也就不能研究修辞了，更谈不上成为一个修辞学家了。然而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侃侃而谈，善于言辞的坏人、骗子，谁没见过呢？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好人、英雄模范、先进生产者，也是有的。可见这种说法是没有客观事实作依据的。

作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修辞，同作为人类思维规律的逻辑、作为语言的结构规律的语法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可以运用的。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的，打上了阶级烙印的，只能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并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修辞方式的运用，当然并不是和人们的思想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但是，“归根结蒂”，这还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本是一个普通人的常识。一般人都不会把别人运用修辞方式“是否精当有力”、“是否正确贴切”当作衡量这个人的“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的一个标准的！

在修辞研究中滥用阶级分析法，是不利于这门科学的发展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那时在修辞研究中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好导致了修辞研究的倒退。

为了推动汉语修辞的研究，我们还应当提倡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

语言材料、修辞方式本身，孤立地看，是很难说什么好和坏的。运用在适当的地方就是好，运用在不能运用的地方就是不好。短句有短句的长处和短处，长句也有长句的长处和短处。片面指责